抱愧汾河

□李晋瑞

在山西旅游，人们不大提汾河。长期以来，我没有留心，似乎也不在意与这条河的关系。

这个缘故，可能与我小时候在太行山生活有关，“人说山西好风光，地肥水美五谷香，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”，这一指，就把我给指远了。

我在的村庄，包括附近的村庄，大都依山而建，村后背靠大山，村前却基本没有河。每年夏天，一场急风暴雨之后，偶尔会有沟沟壑壑汇聚而成的水，携裹着泥沙，从北流来，但那是短暂的，还没等我们一群好奇的孩子跑到村边，欢呼着看清楚，太阳一出，它就消失了。于是，它又恢复了那个我们所习惯的干枯、僵死、丑陋，滚满石头，泛着刺目黄光的模样。如果那也叫河的话，那么，河也就太寒酸，太勉强了。一条河应该是什么样呢？起码河床里得有丰泽的水，欢快的鱼，河岸上怎么也得有成荫的树木，茂盛的花草，谈恋爱的野鸭吧！可在我们那一带，连人们吃喝洗漱用水都是旱井水，村前那条干尸一样的无名河，之所以被称作“河”，实际上，只是一个概念，一个想象，一个希望，或象征——甚至连象征都算不上。

河，对我来说，是陌生的，遥远的，也是空洞的。今年8月上旬，我们一行人从北向南，一路沿汾河而行，我才真正走近河，触摸到河，感知到河。河作为一个人类生存必需的重要基因，才在我的生命里重新激活。河的浩荡，河的秀美，河的壮阔，河的阴柔，河的沧桑，河的古老，才一一展现在我面前。之前，有一位东北作家偶然来访，路经太原的滨河公园后，写了一首诗，说他看到了“李晋瑞的汾河”。李晋瑞的汾河？我一直认为那是一种矫情表达，直到这趟行走才改变了想法。站在后土祠的高台上，放眼望去，平缓、开阔、恢弘的汾河，震撼到我了——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”“后土”、“汾阴”、“脽”，那种孕育与滋养，作为山西人，甚至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无论你是在哪里，你都脱不掉与它的关系。可怜我，居然一直把它看成一条与我毫无关系的河。今天，我怎么会不深感愧疚！

汾河，这条源自管涔山林中，一路向南向西，奔涌700多公里的河，山西人称之为母亲河，长期以来却被人忽略了。因为它出现在晋北，汇黄河于晋南，自始至终都在山西境内，它没有流经多个省份，没有被众多的人们分享，被看轻了。因为被看轻，她的过往，她的风姿，慢慢地，就被一首《走西口》的歌遮蔽了，被一坛汾酒淹没了，被一个大寨夺走了，被一堆堆黑煤掩埋了，被一段段笑话挤兑了。在人们喜欢生吞活剥式生活的今天，毕竟汾河里开不出捕鱼的船，汾河里又挖不出玉石、玛瑙或金矿，汾河的润泽与滋养，已经叫人们觉得不解气了。汾河自然就被遗忘，或是自己隐匿了。汾河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归于了历史。

沿汾河而行，我们每一脚踏下去，踩到的，不是汾河的秀美，不是汾河的壮丽，而是它的远古，它的历史，它的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一群人择水而居，他们生活的地方良田沃野，气候温和，草木葱郁，粮茂衣丰，这群人作古几十万年，他们褐红色的尸骨，一露面便引起考古界轰动；很久很久以前，皇天后土分工，后土，谓土，为社，负责孕育万物，续延万物。黄帝“扫地为坛”，武帝建祠九百九十九亩，可谓汾阴之宗、汾阴之古、汾阴之重；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姓伊祁号放勋的唐国人，他聪明好学，13岁辅佐帝挚，21岁承继帝位，他仁慈爱民，治理有方，定都平阳，准确说是一个叫“陶寺”的地方。站在陶寺遗址上，看那涂有黑、绿和红色标记漆的圭表，我们终于可以坦言，啊，原来真正的尧都在这里，我们的“中国”在这里。沿汾河而行，诸如此类“很久很久以前”的庙宇、传说、遗址、建筑还有很多，大概也是因此，山西人讲“五千年文明看山西”才有了底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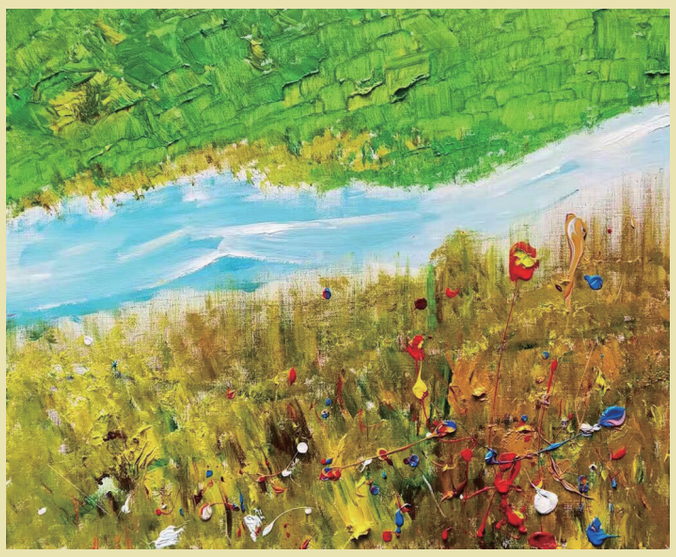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很久很久的历史，又能怎样呢？历史变不成考核指标中的GDP。向往幸福，追求幸福，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但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，那就值得商榷了。余秋雨先生在《抱愧山西》中讲，山西曾是海内最富。可我从小到大，一直看到的，却是山西的贫穷、山西的落后，很多外地人的眼里，山西就是“黑不溜球的煤，土里巴气的山药蛋，一个残垣断壁的拱型黄土门里，一个腰别烟袋的老汉牵着一头驴，驴上坐一个红袄绿裤的花姑娘”——这到底是谁的功劳？

汾河“死”了！至少是奄奄一息了。

正如诗人潞潞的形容，他5岁时河上可以行船，10岁时老师带领同学们参观新落成的汾河大桥，30岁的时候河水断流，40岁时河已不能叫河，汾河变成了排污沟。掐指算算啊，不过才三十几年，自以为是的人类就是这么厉害，高歌猛进的GDP就是这么凶。可后来呢？记者把三瓶分别从汾河上、中、下游采集来的水，摆到了省委书记的面前。后来呢？1996年夏天，发怒的母亲河泛滥了，下游四县35处堤坝决口，洪水以无情、以报复、以忍无可忍的姿态冲进了村庄，扑向了农田。听到这些，我在汾河龟裂的沉泥上就想，有关汾河很久很久的故事好多，可怎么就没听到它发怒暴虐的记载呢？是古人有意回避了？还是一直以来，汾河就以它的阴柔，一直与两岸的人们和睦相处。然而短短30年，30年啊，相比那“很久很久以来”，简直就是弹指一挥间，汾河就停止奔流了，无论你多么爱它，它那仅仅有的一点时断时续的水，不是有毒，就是翻臭了。为什么？庆幸的是，在GDP与生态之间，政府选择了生态。历史就是这么吊诡，你用洪荒之力去破坏的东西，你还得用洪荒之力去恢复。

汾河之痛是深刻的，可哪条河之痛不深刻呢？如今，我们沿河而行，看到汾河水清了，河岸上花红柳绿，鸟叫蝉鸣，一个个现代公园成为人们赏玩之地，一个个森林公园为人们提供纳凉之所，汾河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复活了。

汾者，大也。这条河，它流经千年，几千年的流淌啊，流成了自己的生态，流成了自己的世界，我们只不过是它的过客，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。站在汾河岸边，我们该深思，我们的治理，我们的建设，我们的考核，我们的宣传，我们的恢复，我们的执法，我们的姿态……一条河，一条亘古的河，它孕育并滋养了我们。只希望，别让我一个人的愧，变成整个民族的愧。



响亮的河流（丙烯画）
于晓威　作

猫缘

□黄　荭

1

不知为什么，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属猫，说话摇头晃脑，两只小手五指张开抚着看不见的胡须，神气活现。大人们觉得好玩，从不戳穿我，捂着嘴笑，有时还伸手摸摸我的脑袋，像在摸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猫。有一天，一个顶真又博学的幼儿园小朋友告诉我，十二生肖里根本没有猫，而且我不属虎也不属兔、不属龙也不属蛇、不属马也不属羊、不属猴也不属鸡、不属狗也不属猪还不属牛，我是属……老鼠的！我嚣张的气焰一下子被灭得灰头土脸，这应该是我人生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。

但我还是喜欢猫。

当时父亲刚开始教我在家画画，毛笔、水墨齐备，而我最拿手的就是画猫。为什么是猫？家里也没养猫，或许是因为餐桌上总摆着一把猫状的茶壶，我口渴了就会对着壶嘴喝。茶壶是龙泉青瓷质地，猫端坐着，伸着一只爪子是壶嘴，而翘起来的尾巴是把手。至于还画过些什么别的，我几乎没了印象，不过每次画完，我脸上、手上、袖子上免不了会沾上不少墨水，活脱一只小花猫。

而我的画居然在县城的幼儿园得了奖，和另外四位小朋友一起被选派到丽水参加地区少儿绘画比赛。比赛在一个礼堂进行，摆了好多课桌，也有人直接铺了纸在地上画。我画得潦草，说得好听是写意，三下五下就画完了，抬头看不少小朋友纸还没铺好，架势还没拉开。老实说，我那天画得真不咋地，我完全可以选择重画一张，但我没有，我就这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平庸。

2

真正跟我一起生活过的猫是李露（Lilou）。2003年，我在巴黎三大–新索邦做博士论文，周末和放假我都在郊区法国朋友家住。那年秋天B领养了一只小猫，给它取名Lilou，说听上去很中国，我说Li（李）在中国是常见的姓氏，lou的发音是“露”，李花上的露水，的确很有东方情调呢。

小猫总是活泼，于是B给它买了不少玩具，嫩黄色的绒毛小鸡，灰不溜秋的小布老鼠，还有一堆五颜六色的弹珠大小的纸球。它最喜欢的就是满屋子踢纸球，然后从犄角旮旯一颗颗找回来，藏到它自己的角落，像守着一堆财宝。而它的深情，是某个周末我回来，就在我开门换居家便鞋时，突然发现，所有的小纸球都塞在我的鞋子里，这是李露思念我的一种方式。

爬树是猫的天性，客厅里有棵大盆栽，我们不让李露爬上去，但李露瞅空儿就在下面窜来窜去，不出几个星期树就摇摇欲坠。最后我们只好把吸尘器拿出来放在树边，李露这才悻悻作罢，因为它在家最怕的就是吸尘器这个噪音怪物，只要B在家吸地，它就一秒钟溜得无影无踪。因为还小，B从来不放李露到小区草木森森的大院里玩耍奔跑，但外面的世界看着那么美好，白墙黑瓦映着绿树红花，李露常常坐在阳台的栏杆上眺望，一动不动——只有尾巴尖在微微地摆动，证明它在思考。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小猫一思考，乌鸫就傻乐。乌鸫是一种长得和乌鸦很像的鸟，不过嘴巴是黄色的，声音婉转多变，性格莽撞好斗。到了冬天，阳台的栏杆就成了它和小猫对峙的场所，乌鸫大大咧咧地飞过来，啄着B铺在栏杆上的黄油和面包屑，小猫不动声色看着跑到它领地里的入侵者，慢慢弓起背，瞪大眼睛，乌鸫着实觉得小猫摆架势的时间过于漫长和做作，猛地冲过来“咿呀咿啾啾啾”地挑衅，小猫大吃一惊，噌噌噌后退几步，谁知一个踉跄竟然失去平衡，从二楼摔了下去。一直隔着落地窗看着这一幕的B和我哈哈大笑，冲到阳台往下看，李露躺在楼下邻居的花园里，我们又担心又好笑地飞奔下楼，在花园里把猫抱出来，它似乎还有点蒙，我们看它完全没有受伤，又忍不住大笑，李露羞愧自己刚才掉链子的表现，又愤恨平日里那么宠爱它的我们这么肆无忌惮的嘲笑，于是假装虚弱，任我们抱它上楼，之后一整天都窝在家里闷闷不乐，一声不吭，看都不看一眼窗外的风景和凯旋的乌鸫。

春天到了，李露也快一岁了，B决定让它出去闯一闯，于是我们看到李露白天在屋前屋后的树上草地上撒欢。第一次捉了老鼠兴冲冲叼到楼上摆在门口的擦鞋垫上邀功，被我们骂过几次后还是会常常在楼下撕心裂肺地叫唤，叫我们去看它捉到的青蛙、鸟和刚出生的绿色的小刺猬！而我每次看到它天真无邪的凶残和猎物半死不活的绝望时，总是恶狠狠地数落它，它无辜地看着我，显然小猫只是为了炫耀它的捕猎技术，博得我的几句称赞，因为它并不会吃它的猎物，只是用各种手段玩弄它、折磨它，冷酷，用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。

后来母猫李露开始发情，夜里叫得凄凄惨惨切切，于是B狠狠心带它去了兽医那里，手术做得很顺利，但李露显然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和痛苦。手术那天我在学校，到了晚上B打电话给我，说你明天如果没有课能不能来一趟？李露从兽医那里回来后就蜷缩着一动不动，不吃不喝也不理她，她很担心李露就此一蹶不振，甚至担心它一心向死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去了郊区。李露看到我，终于有气无力地喵了几声，我拿了它爱吃的吃食喂它，端了水给它喝，它有了一点点力气后就喵呜喵呜地述说它的经历，它所受到的无耻和彻底的背叛。最后它终于在我轻轻的抚摸中入睡了，慢慢打起轻轻的呼噜。

它是一只大度的猫，很快就原谅了人类的过错，忘记了曾经的噩梦，重新找到了自信和快乐。

我回国内教了6个月的书后，又去巴黎继续做论文。B开车到地铁站接我，到了小区门口停好车，我拖着行李箱和B一起在小路上一边说话一边往家走，突然，从草丛中像一个疯子一样跑出来一只虎斑猫，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喵呜喵呜地叫，李露竟然没有忘记我！

其实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也一直没有忘记它。

3

2014年我译了菲利普·福雷斯特的《薛定谔之猫》，今年和三个学生译了《猫的私人词典》，收到过的礼物有几米画的猫的明信片、法文版的《猫诗一百首》、小黄猫雕像、猫咪纸巾架、猫咪抱枕、猫咪手绘布袋……

不管是路边的野猫还是朋友家的宠猫，多数会主动躺在我的脚边求抚摸，就算遇见矜持的，只要我稍稍示好，几乎没有不得手的，但我一直没有自己养猫。或许我就像那只克洛岱尔《扇子诗》中的猫：“蹲/在/鱼缸边/猫先生/半眯着眼睛/说/我不喜欢鱼”，我是怕猫看穿我的口是心非？

愿鲜花永不凋落

——重走长征路随想

□刘文艳

今年5月，参加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采风团，沿着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，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，经张家界，转云南，走寻甸、禄劝，经丽江、迪庆，一路行军、考察、座谈、采访，心灵受到极大震撼。

走进桑植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十分醒目耀眼的巨大雕塑。在湛蓝的天空下，在郁郁葱葱苍松翠柏背景下，一面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”红色军旗，以风中飘动的姿态舒展定格。红旗正中雕刻着洁白的五角星，五角星中间镶嵌着镰刀斧头。红旗的下方长方形底座上黄色浮雕书写着王震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桑植县”的题字。当年红二方面军是从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的。

走过贺龙桥，贺龙故居就在眼前。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，院内一栋坐北朝南、四扇三间的普通木房。这栋普通木房原为清道光年间贺龙祖父贺良仕修建，由贺龙的父亲贺仕道、母亲王金姑继承下来，贺龙兄弟姐妹七人都在这里出生。一个九口兴旺之家只有三间木房，显然住不下。贺仕道便自行设计将三间房用木板隔成六间。正中一间是堂屋，堂屋前间为供奉家神厅堂，堂屋后间是贺龙姐姐、妹妹卧室。左前间为火炕屋，冬天全家人在此生火取暖，用餐待客。左后半间是贺龙父母卧室。堂屋右前间是厨房，右后间是贺龙和弟弟贺文掌卧室。

几个卧室都按原来的生活状态陈列着一些家具物品，引人驻足的是卧室主人的画像、照片和简短人物介绍。伫立在这些画像、照片和人物简介前，我的心里翻腾起波澜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贺龙的五位亲人，父亲贺仕道、弟弟贺文掌、大姐贺英、二姐贺戊妹和妹妹贺满姑，都先后参加革命，最后都在反动势力的残害中牺牲了，真是满门英杰、全家忠烈！

站在这些画像、照片前，我深深地被触动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样一个善良之家，为了正义，为了光明，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，一家五人都义无反顾，英勇牺牲了，而且都牺牲得这样壮烈！不仅如此，据介绍，贺氏家族先后为革命牺牲的人竟多达一千多位。

在桑植烈士陵园，矗立着桑植烈士纪念碑。碑文是这样写的：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，桑植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识大体，顾大局，前仆后继，艰苦卓绝，全县有五万余人或者参加红军、自卫队，或者参与红军政权组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县为革命牺牲者多达两万多人。仅贺氏族亲就达一千多人，他们大多捐躯于疆场，长眠于异乡，其中，大部分连姓名也没有留下。此次仅镌刻已知姓名的烈士2314人，其中非桑植籍24人。安葬此园者为1114人，其中知晓姓名者240人，不知姓名的烈士874人。烈士洒鲜血，日月换新天。回首往昔，老区薪火相传，基业已铸红土地；放眼未来，民族复兴伟业须知任重而道远。知古以明道，察往而思来，征途前行，谨当铭记：勿忘昨天苦难辉煌，无愧今天使命担当，不负明天宏大理想。”纪念碑两面的墙壁上镌刻着烈士英名录。

在纪念碑前，读着那一串串名字，想到他们和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英雄儿女们的牺牲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一位烈士的牺牲，就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无比悲痛之中。不知有多少英雄的母亲，把自己挚爱的儿女送上了战场。她们望眼欲穿，却一直没有等到自己儿女的消息。有多少英雄的儿女捐躯疆场，尸骨依然留在异地他乡。据当地乡亲们讲，贺龙自从走出了洪家关，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。桑植县有上万人跟着贺龙去革命、去当红军、去长征，可回来的最多也就几百人。

张家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是一位女同志，她说话爽快，以女性的视觉，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命运。她介绍说，解放初期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张家界光是失去丈夫的寡妇就有五千多人。她们承受着比男人更多的思念和痛苦。她们中的许多人始终在等待，有的青丝变白发，媳妇变成了老太婆，也一直没改嫁，她们一直在盼望着丈夫的消息。

走进张家界的贺龙公园，我们来到贺龙墓前，为贺龙元帅献上了鲜花，并向他的塑像三鞠躬。那一刻，我的泪水顺颊而下。一位共和国的元帅，他经历了多少苦难，他目睹了多少牺牲，他承受了多少痛苦，他经受了多少感情的折磨，他是怎样的坚强，又是怎样的执著，这些都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。现在他终于回到了这片故土，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在一起。

普渡河，铁索桥，位于云南省禄劝县翠华乡头哨村与沿河村委会之间，两岸悬崖笔立，河水奔腾咆哮，地势十分险要。1935年初，中央红军通过这个渡桥，向皎平渡进发，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顺利渡过了金沙江。1936年4月初，红二、六军团在贺龙、肖克率领下，进入滇中，4月8日，红二军团四师经寻甸进入禄劝境内，天亮前到达普渡河铁索桥东岸，准备从此过河后，再渡金沙江。不料，此时滇军工兵大队已经抢先占领了桥头、板上、音翁山。红二军团部分兵力留守桥东，控制了制高点，做佯攻铁索桥的姿势，其他官兵跑步到小河塘渡口涉水而过，不幸被敌发现，展开激烈战斗，付出了很大代价，79人壮烈牺牲。其中，四师政治部主任萧令彬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

解放后，当地政府在铁索桥旁修建了红军烈士纪念碑，同时建了两座烈士墓，立了两块墓碑，一为红军烈士之墓，一为萧令彬烈士之墓。

采风团全体成员参观普渡河、铁索桥后，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，祭扫烈士墓。在烈士墓碑前，采风团团长丹增手捧一束菊花，虔诚地盘腿坐在烈士墓前，默默地沉思，深深地哀悼，表情十分凝重。他把鲜花放在烈士墓碑前，整理着墓前花圈上的挽联，眼里闪着泪花，大家都读懂了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作家对烈士的敬重与缅怀。回来的路上，我问当地同志，萧令彬的家人是否知道他埋在这里，他的家人是否来这里找过他？回答说，还没有！我问萧令彬作为师政治部主任，牺牲时有多大，告之曰：18岁！我有些惊讶，才18岁！那是多么美好的年华，那是多么壮丽的青春啊。他们告诉我，当时的军长也才二十多岁！那时的干部在战火中成长，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，不是我们能用现在的理念去衡量的。

我的心中对萧令彬又升腾起新的敬佩和惋惜，萧令彬只是千千万万个红军烈士中的一个。安息吧，烈士！有机会还会来看望你们，愿你们墓前的鲜花永不凋落！